

廣註四部精華

經部

第三冊

四部精華目錄第三冊

公羊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西狩獲麟 襄公十四年

五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楚公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一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一

公及齊人狩于郜

武氏子求聘 僖公二年

一

公會齊侯盟于柯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一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二年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 僖公五年

一

晉趙盾衛孫覲侵陳 宣公六年

晉殺其大夫里克 僖公十年

一

宋人及楚人平 宣公十五年

晉人納捷菑于郭 弗克納 文公十四年

一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五月甲午宋災 宋伯姬卒 襄公三十年

一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

一

于伯莒楚師敗績 ○ 楚囊瓦出奔鄭

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淩公四年

一

庚辰吳入郢 定公四年

孟子精華

與梁惠王論仁義章

一

盜竊寶玉大弓 定公六年

與榮惠王論王道章

一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舍哀公六年

經部

章牛章

一

論樂章

二

雪宮章

三

當路章

三

不忍人章

四

矢人章

四

朝王章

四

伐燕章

五

許行章

五

戴不勝章

六

好辯章

六

陳仲子章

七

離婁章

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八

齊人章

九

萬章章

九

堯以天下與舜章

九

百里奚章

九

不見諸侯章

十

性猶杞柳章

十

牛山之木章

十

魚我所欲也章

十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十一

狂攘章

十二

公羊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為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為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桓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註

○平國

平治

○板

與樂同

援引也

○立子

以貴

不以長

禮通夫

人無子立

右謹無子立左謹

○母貴

桓母右
義也。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公二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仇牧

宋開公時大夫。宋萬弑公。為萬所害。

○荀息

晉公族。食色於荀。故以爲氏。

吳齊。又稱立華子。卒子亦見殺。惠這既焉。

紀侯大去其國

莊公四年

紀侯太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

○師喪分焉

師喪亡其半。二國君為一體。葬百世。號

葬齊侯。三非怒與。怒。遠怒也。謂非怒真祖先。遠於子孫乎。

○無說

說內愧也。

○方伯

一方諸侯之長也。

公及齊人狩于郜

莊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於郜。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則其稱人何。詳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

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

註 (一) 狩冬犯 (二) 同從其事之同者

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十三年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註 (一) 不日謂不書日之甲子也 (二) 桓之盟兩句謂凡與桓公盟。皆不書日之甲子。因每遇其會。即不甚數其信仰之心也。 (三) 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

曹子。曹沫也。進前也。曹子見莊時會。有慙色。故問之。

(四) 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自傷與齊為讎而不能復。故

曰。生不若死。五。城壞。壓竟。

言齊數侵魯。取邑。以當陵深也。

(六) 君不圖與。

當計侵魯太甚乎。

故城在今山東。八。操辟也。

臣約宋君曰。要。強見要。

(九) 要盟可犯。

臣約宋君曰。可犯。謂以臣犯

富陽縣北。

(十) 可讎。

君罪可讎。

也

公子牙卒

莊公三十二年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也。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試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愧。氏。至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解易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配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然親親之道也。

註

一

季子

季友也

莊公母

二

過止也

三

不以為國獄

謂不就獄

數

其刑也

四

一生一及

父死子

繼曰生

先死弟繼曰及

言隨公主

桓公及

今

五

慶父也存

時莊公以

為牙

六

試械成

吉試君

立慶父

七

飲之

謂以毒藥與公

八

今將爾

謂今將欲殺

已試

往

事奉行

子牙飲也

九

未果弑也

晉趙盾衛孫寃侵陳

宣公六年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寃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計賊也。何以謂之不計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趙盾曰。天乎。無幸吾

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列彈而彈之已趨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何畚自闔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闔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擎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趙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懼而再拜。趙盾遂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闔則無人闔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闔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闔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房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溢欲殺之甚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俛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予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日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跋之絕其領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秦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註 (一)內朝禮公與諸大夫於內朝。貌覩也。

(二)已諾大夫也。

(三)是樂以是為笑。

(四)何畚畚草器也。

(五)是負何負也。

(六)朝謂大先。非禮也。

(七)是量量市中所量者是也。

(八)閨宮門之閨也。

(九)呼怪呼怪而呼之。

(十)則就就而視之。

(十一)顧顧君資己以視人。

(十二)見就見就為解也。

(十三)歸歸音。

若今市中所量者是也。

(一)閨宮門之閨也。

(二)呼怪呼怪而呼之。

(三)則就就而視之。

(四)顧君資己以視人。

(五)見就見就為解也。

(六)歸歸音。

也。歎足歎足。

(一)九擊謂旁擊頭。

(二)十懇而再拜。

(三)想者驚貌想者驚貌。

(四)禮臣臣拜然後君答拜。

(五)靈公靈公先拜者。

(六)不復言使不復言也。

(一)土稽首頭至地曰稽首。

(二)稽首手手曰稽首。

(三)趨而出本欲諱君。

(四)意君以拜謝知已。

(五)冀當覺悟冀當覺悟。

(六)故出故出。

(七)心怍焉心怍焉。

(八)意意。

(九)周狗所指如周狗。

(十)大跋以足逆跋。

(十一)吾何以得此子子吾何以得此子子。

(十二)猶猶。

也。宜也宜也。

(一)宜也宜也。

(二)暴桑謂桑。

(三)吾君孰為介吾君孰為介。

(四)興此甲兵興此甲兵。

(五)宣不為盾乎宣不為盾乎。

(六)子之乘矣子之乘矣。

(一)二句謂子已上車矣。

(二)而反而反。

(三)徐問吾名乎徐問吾名乎。

(四)不思不思。

宋人及楚人平宋人及楚人平。

公十五年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闖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之。然後而歸爾。司

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曷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註 一 桔馬而秣之

株者。以氣置馬口中。相者。以木角。馬口。不設令食葉。未有積蓄也。

二 是何子之情也

謂何大。真情也。

三

大其平

大其有仁
忠也。

吳子使札來聘

襄公二十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是。近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鬱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

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為臣，則宜有君者。礼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為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

註

一、追含卒而起也。

二、僚徐昧子，一作僚。

三、闔廬即公子光，一作闔廬。

四、延陵地名，今江蘇武進縣治。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

吳入郢定公四年

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讐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於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於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讐，推刃之道也。」復讐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迎古之道也。

註

一、士之甚其賢士之甚也。

二、則若時可矣指言若是時可以興師矣。

三、不受誅罪不當。

四、推刃子復讐非當。

復讐甚子，一往一來曰推刃。

五、復讐不除害取晦棄而已，不慮其子之為害而然除之。

六、迎招先也，不當先相擊刺。

七、可以伸孝子之恩。

八、復讐

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經三十五

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蓋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賊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暨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驥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甲起於琴如。弑不成。郤反舍於郊。皆說然息。或曰。弑于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賊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懼然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玗。白。弓。繡質。龜背。純。註一。陽虎拘季孫。季氏逐昭公之後。服其實王。藏於其家。陽虎拘季。二。鋟其板。以爪食焉。之蓋板也。三。則於是。捕言於。是時也。四。御之。為季孫。五。季氏之世。世有子。言季氏累世有。六。為右。為季孫。車右。七。孟衢。孟氏衛。因達。八。驥馬。極馬。衛使之。走也。九。矢著於莊門。莊門。孟氏實衛之。可。以。橫去。十。琴如。地名。十一。說然。說同。說。舍也。十二。得國而已。幸免禍。得。象。十三。彼哉。彼哉。望見公敵處丈師而曰。彼哉。彼哉。再言之者。如。遙意也。十四。趣駕。使疾駕。十五。公斂處父。將兵之將。十六。懼。憂也。十七。璋。判白。珪曰。璋白。判半也。半。十八。弓。繡質。質。相也。言大。十九。龜青。純。歲之。龜青。龜。明于吉凶。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哀公六年。

卷之三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年

三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舍。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謾也。此其為謾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干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聞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弑舍。

〔註〕
①謾也。②玉節。古人示信之物曰節。以玉為之曰玉節。③于諸。置也。④常之母。常。陳乞子。董。難。春秋榮其祖祠也。⑤中霤。中室。鹽鐵論作魚穀。⑥中雷也。⑦闇。出顏說。

西狩獲麟

哀公十四年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麌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述。聞也。所見異辭。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

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註

一祝

斷也

二備矣

人道淡

道備也

天

經

三

冊

六

公羊

卷

六

穀梁傳精華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元年

經三冊七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威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註

一謹始謹君即位 二即位據文公言

三言君之不取為公也

謂隱公之意。不取為君也。

四信

與中

通五

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謂歸之於隱也。是

正道勝邪心也。六

諸侯之君。隱為世子。

親受命於惠公。為魯君。已受之於天王矣。

七廢

天倫忘君父。謂弟先於兄。是廢天倫。

鄭伯克段于鄢。隱公元年。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

也于郿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之道也。

註(一)郿

地名。在今河南鄭陵縣境。

(二)目君

目稱也。謂攝鄭伯也。

武氏子來求賄

秋武氏子來求賄。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舉喪孤。未爵使未爵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賄。歸生者曰賄。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註(一)喪

平王之喪。

(二)無君

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

虞師晉師滅夏陽

僖公二年

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為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